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古本水滸傳 第十九回 人雲龍破陣收吳角 黑旋風避席鬥閻光

話說樊瑞身騎黑馬，手執混世魔王寶劍，引領人馬從正南殺入陣門。接著林冲從東北殺入，李逵從正中殺入。只聽得一陣吹角之聲，陣中登時陰雲滿布，慘霧昏沉，四面八方金鐵琤鏗，人都迷了方向。樊瑞連忙捏起真武訣，咬破舌尖，吸一口血噴去，忽然雲開日朗，旗幡兵馬都觀眼前，便指揮嘍囉，揀紅旗處猛力冲打，對方兵馬不覺自相擾亂。樊瑞大喜，只顧領兵殺奔上前，不想突地鐘聲響亮，陣勢又變，眼前都換了青旗皂旗，不知進退。樊瑞正慌，忽見一彪人馬殺到，如風捲殘雲一般，陣中大亂，迎前看時，當先一員大將，乃是豹子頭林冲，兩起人馬就左右分開，奮力冲殺。不先不後，只在這一霎時間，驀聽得一聲響，陣中央的大黃旗倒去，陣腳紛紛搖動。梁山泊人馬乘勢攻打，一場大攪擾，這座陣就四分五裂，全行破了。林冲回馬殺出陣來，迎頭撞見白虎神田霸，大叫：「破陣的慢走，且吃我一刀。」舉起月輪刀攔頭而下，林冲起蛇矛招架，只三五個回合，被林冲賣個破綻，輕舒猿臂，在馬上活擒過來。玄武神餘志旺見田霸被擒，從背後縱馬趕到，使展捧日火尖槍，望林冲後心直刺。林冲單手執矛，扭轉身用力一撥，矛頭和槍尖迎個正著，鏗的一響，餘志旺震得虎口生疼，撥馬就走。林冲挾了田霸，徑回中軍繳令。這時公孫勝高坐帳中，傍邊站立穆弘、黃信幾員頭領，數百名親隨嘍囉，兀自威風。林冲上帳繳令畢，接著樊瑞、李逵也來繳令。李逵呈上三盞號燈，說道：「這鳥陣圖兀的厲害！俺打入陣門，撲到中央時，果然聽得隱隱雷鳴，俺和五百人不敢張望，低頭疾走。走不多路，忽的天地昏暗，神號鬼哭，虧得一道金光從空而下，眼前雪亮。俺們再行殺奔向前，撲到大黃旗底下，砍倒旗桿，奪了號燈。正待回身而走，不料一千鳥人趕來廝攪，引得俺性發，起手連砍數十人。那個自稱朱雀神的妖人，他鬥不過俺，被俺拿了回來，聽候先生發落。」公孫勝說：「好！這一陣打得出力，准記你的頭功。」便教將田霸、董愷暫且禁押，再做商量。只見小校進來報導：「外面來個黃龍道人吳角，自稱要面見軍師，稟請示下。」公孫勝道：「喚他進來廝見。」小校應聲而出，引領吳角上帳。但見他頭戴黃冠，身穿黃綢道袍，腰束黃絲絛，足穿登雲鞋，肩並無寶劍，腰間也沒葫蘆，隻手執一個拂塵。上來打過稽首，便開口道：「先生道法無邊，韜鈴爛熟，出於天授，不關人力！俺一向糊塗，欲與梁山泊大寨對抗。實屬逆天而行，不知自量。見今自心悔悟，情願統率部下，歸附梁山，拜請收錄！」公孫勝道：「如此甚好，你須不可反悔。」吳角將拂塵一指道：「天日在上，若有反心，五雷殛死！」公孫勝便將田霸、董愷釋放，隨同吳角回去。一面修書一封，差神行太保戴宗送往梁山，報與宋江知道。戴宗去後，吳角引領四個徒弟前來，迎請公孫勝等上山。公孫勝留林冲、黃信、周通、李忠鎮守營寨，自引穆弘、李逵、樊瑞等七員頭領，五百嘍囉，來到狼嶺山上。但見此山形勢險要，關寨堅固，雖比不上樑山泊那樣寬廣雄壯，也可進戰退守。當日山寨內，吳角師徒竭誠款待，免不得一番宴飲歡暢。公孫勝把合寨人馬、糧草，考核實數，造成卷冊，以備回山呈報。料理停當，戴宗來了，告說：「宋江得知收降此山，好生歡喜，吩咐寨柵暫勿燒燬，嘍囉仍舊守把在山，只教吳角師徒同往梁山泊一行，且待相見後再行定奪。」公孫勝肚裡明白，便令戴宗先行，林冲、黃信、杜遷、宋萬留守狼嶺山，自和吳角師徒五人，七員頭領，拔起營寨，押了前日被劫上山的糧米，徑取路回梁山泊。不止一日，到了梁山泊下，眾人下在酒店裡，山上早已得信，放許多船隻過來迎接。這日是混江龍李俊，立地太歲阮小二輪值，兩員水軍頭領，親引五號大船，無數小船，來渡眾人登山。吳角看在眼裡，不禁暗自氣沮：「俺枉稱賽梁山泊，恁般氣象，一半也及不到，真個令人愧死。」眾人登舟渡港，船到中流，李俊坐上首，忽有人在後艙大哭，李俊看時，卻是自己部下一個小頭目，名喚瘦鰻鯊董二的，抱住狼嶺山一位好漢，彼此大哭。這好漢不是別人，便是吳角第三個徒弟朱雀神董愷。原來董愷是登州出身，操舟為業，哥哥早死，只有一個大姪子董二，自小流落出外，不知生死。董愷沒有妻子，也指望這個姪兒！卻不見面。後來董愷犯案出亡，輾轉飄流，來狼嶺山做了強盜，不想今日無意相見，屈指計算，已經一十四年了，叔姪久別重逢，因而傷心大哭。李俊問明原由，就來告訴給公孫勝等知道。阮小二在傍發話道：「方才俺聽得哭聲，心中好惱，今日迎請新歸附的上山，天大歡喜，被他們這一哭，從中少點吉利，恨不趕去就打。如今想來，倒也不能見怪，叔姪一十四年沒見面，怎說不當痛哭。」公孫勝道：「二哥言是，人情是一樣的，至親骨肉，誰人不當思念，譬如俺自身居此，老母遠在薊州，心牽神係，何況一十四年之久，兀的不令人想煞。」李俊聽了，發聲長歎。阮小二便問：「李大哥何事歎氣？」李俊搖頭說道：「沒甚事，俺覺得心中有點難過。」說話之間，船已到了對岸，只見小旋風柴進和浪子燕青，奉著宋江、盧俊義之令，引領眾人下山迎接。紛紛嚷嚷，將狼嶺山五位好漢，和本寨八員頭領，直迎入三關。來到忠義堂前，宋江、盧俊義親自下階相迎，吳角和四個徒弟拜倒在地。宋江、盧俊義親手扶起，讓到忠義堂上。吳角看時，眾頭領躡躑躑躑，長長短短，都是些五湖四海英雄，四面八方豪傑，把偌大一座忠義堂擠滿。吳角看了，心中越發愧作。宋江吩咐：「堂上排下五個客位，請吳角師徒坐了待茶。」大眾剛得坐定，只見黑旋風李逵大叫道：「哥哥，你今也太不公平，前日別人投順上山，幾曾見到如此相待？這鳥道人卻待得恁地優厚，敢情他本領勝過人家不成？俺來腦揪這妖道廝打一場，看是誰輸，誰贏？」宋江大怒，喝道：「這黑廝出言無狀，得罪來客，左右與我綁了！」吳角忍住了笑，勸道：「這廝不識時務，休要和他鬥氣，我們不睬他就是。」宋江把桌子一拍，喝將李逵又出忠義堂去。這時吳角師徒，只嚇得惶恐萬狀，坐又不安，立又不好。只見宋清、朱富上來告稟，大廳中酒筵已備。宋江便行起身，請吳角師徒赴宴，大家齊到大廳上開懷暢飲，眾頭領個個興高采烈，有說有笑，獨有混江龍李俊默然寡歡，酒也不甚多吃。宋江無意中瞧見了，便問李俊因何不樂？阮小二和李俊同席，與宋江相隔一個桌子，便把方才船上之事備細告知。宋江道：「原來有恁事，李兄弟，你莫非也想起了親戚？」李俊應道：「哥哥到底是聰明人，一猜就著。今日不知何故，俺心中只思念一個人。」宋江待問掛誰人，只見小嘍囉報上廳來，黑旋風李逵在外和人廝打。宋江聞報，便教柴進、戴宗出外去看。少頃，二人將李逵拖了進來，宋江問明因由，把李逵大罵一頓，幾次呼喝捆打，經眾頭領勸解才罷。原來青龍神閻光中間離席，出外淨手，不防李逵背後跟來，叫一聲：「閻光，你有多大能耐，想坐忠義堂的交椅；俺今要和你比試高下，你贏得俺的拳頭，便做頭領，如若輸了，休想，休想。」閻光連說：「無能」，不肯出手。李逵連聲叫罵，閻光聽得不耐，回了幾句話，李逵怒極，二人真個動手就打，虧得被史進部下一個頭目看見，連忙上前解勸，一面命嘍囉飛報宋江知道。李逵性又躁，力又大，若柴進、戴宗來遲一下，閻光定要被他打倒。當下李逵受了一頓大罵，酒也不吃，悻悻地走向別處而去。宋江用好言安慰閻光，請他重行入席。又對吳角說道：「道人休怪，這位兄弟只是一點瘋狂，說了的那事，非要做到才休，有時我也禁壓不得，邊才冲撞你們師徒，誰不生氣，伏望看宋江薄面，不要同他計較，實為萬幸！」說罷，過來親手執壺，篩酒給師徒五人吃，五人慌忙離座，拜倒於地，吳角道：「宋頭領如此見愛，折殺我們也！」宋江教好好起來，坐了，說道：「小可宋江，本待留道人在此坐把交椅，都因這李兄弟性子瘋狂，時常發作，只怕再來得罪道人，壞了義氣。二則眾位新到，山寨裡一切事務，不易熟悉，尤恐別生錯誤。這裡人多，或有顧不到處，開罪道人，於心不安。」宋江說到這裡，吳角便接口道：「俺知哥哥之意，只慮的李鐵牛冒失多事，得罪人家，故想請道人且回本寨，待過幾時，再做理會，可不是麼？」宋江笑道：「學究先生不愧軍師！早知我的主見，欲請道人回山坐鎮，仍做狼嶺山寨主，不知意下如何？」吳角連聲：「遵命」，別無話說。宋江大喜，當日席散，山上備就客舍，請師徒五人安歇，供張十分優渥。吳角因對徒弟說道：「久聞山東及時雨大名，無由相會，今日見面，方知名不虛傳！俺往昔欲與梁山泊做對，真正自不量力。」田霸道：「宋公明是第一個好人，我們歸順於他，也不辱沒。」玩了幾日，吳角要回狼嶺山去了，特向宋江辭行。宋江說好，來日餞送。接著李俊來見，向宋江告稟道：「董愷、董二依戀不捨，煞是可憐，俺思將董愷留在此間，充一職事，使叔姪常在一處，不知哥哥許否？」宋江道：「天倫之樂，人所應有，怎說不許，便令充在你部下好了。」吳角道：「董愷本繫舟人出身，深通水性，如今留在李頭領部下，真得其所。」李俊去告訴董愷、董二，叔姪大喜，對宋江十分感激。次日，吳角師徒吃罷送行酒筵，宋江傳喚四人至忠義堂上，只見眾頭領兩傍排列，桌上供著兵符印信，令旗令箭，牌寶寶劍。大頭領宋江、盧俊義，正副軍師吳用、公孫勝，都在居中高坐。數百

嘍囉揚著刀斧，直站至滴水簷前，異常整齊嚴肅。師徒從未見過這般氣象，不由得怵目驚心，口中不住聲喏。當下玉臂匠金大堅發下印信令箭，聖手書生蕭讓朗誦梁山泊十二條誥誡，吳角將印信令箭，恭敬地接到手中，慢慢倒退下來。只聽得鐵面孔目裴宣高聲喝道：「吳角師徒聽令！今日為始，你們已歸入梁山泊，以後應恪遵本寨律令，勦惡揚善，除暴安良，本寨主替天行道，凡屬部下，有功必賞，有罪必罰，如有妄作妄為，違犯律令，立即重懲不貸！」裴宣喝罷，師徒四人一齊打拱，口稱：「願奉梁山泊寨主，替天行道！」眾人待散，只見樊瑞走出座位，向宋江拱手說道：「吳道人道法高明，令人欽佩，小弟欲去狼嗥山盤桓數月，藉領道人教益，伏乞俯允！」宋江答應了，堂上眾人隨散。吳角師徒退下，即行打點動身。樊瑞帶同項充、李袞，三百嘍囉，並做一處而行。宋江、盧俊義直送下三關，又把上馬杯，吳角等再三拜謝而去，按下不題。

過了數日，林冲、黃信、杜遷、宋萬回來，告說：「吳角回到狼嗥山後，已將賽梁山旗號倒去，誥誡部下嘍囉，一應都依梁山寨為法，具見真誠，今後又多一處幫助。」宋江大喜。近來梁山泊聲勢越大，各處山寨都聞風歸附，群奉梁山泊為盟主，一同替天行道。像那青州管下的雞鳴山，鄆州的雲台岡、多子山，徐州的黃蜂嶺，盡都投順梁山泊，拱聽號令。如今又來一個狼嗥山，氣象更日見興旺。

那日，宋江共林冲、公孫勝等燕坐閒談，忽見混江龍李俊走來，臉色不歡，神氣沮喪，要請公孫勝替他詳夢。公孫勝便問是何夢境？李俊道：「昨夜三更時分，做得一夢，夢見俺的叔叔走到床前，披頭散髮，滿身鮮血，口裡只叫：『苦也！苦也！』俺驚醒來，累得一身大汗，思量此夢兀自不祥，敬煩先生解釋，到底是凶？是吉？」宋江道：「兄弟，你往常也灑落，一個夢卻忽然認真起來，要知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，近日你見董愷叔姪久別重逢，十分親熱，因羨生念，心中也想起自己親人來，日日思量，拋撇不開，便幻成了這個夢兆。」公孫勝道：「哥哥此話再對沒有，只也無須詳解，總是你若念不釋所致，無關吉凶，你自放心好了。」李俊道：「雖說放心，這條心究竟如何放下。」宋江問道：「你的叔父見在何處？」李俊道：「哥哥容告，小弟當日在潯陽時節，有個光身的叔叔，名叫李福，兀的一身好本事，也靠水面上作生涯，明說打棹為活，卻做私商勾當。那年哥哥來了，我們乾出一場大事，都上這山寨來。俺臨行時去見叔父，勸他做一起走，他說：『你自走，我年紀已老，得過且過，再不願東奔西走，便死也要死在這裡。以後你如思念，盡可悄悄地回來探望，不是叔姪仍得相見？』俺當時自念，他雖年紀老大，多年不曾出去趕買賣，手下有兩名徒弟，幾個火家，在江面上做到好的買賣時，常要孝敬他老人家，便不親自動手，也有得吃喝，不到得會餓死，任他留在那裡，自也無妨。俺自隨哥哥上山以來，每想起這老人家，只因水寨裡事煩，沒得機會去那裡一走，一向延擱下來。如今俺已打定主意，不問夢兆如何，須索去潯陽走一遭，看看他是否健在，探得個真實下落，也消釋了這段思念。」宋江道：「如此甚好，不知賢弟何日起程？請定個日期，待愚兄把杯餞行酒，聊盡一點弟兄情分。」李俊應道：「明日便行。」